

路岩岭：把一生献给黄泛区

□翟国胜

(上接7版)

1938年四五月间，豫东特委按照省委“关于豫东沦陷后，发展和壮大抗日武装”的指示，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就在“三岗”拉起了一支3000多人的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团，由进步县长楚博任司令，下设4个分团，魏凤楼、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任分团团长。1938年7月，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团将原来的4个分团改编为3个支队，7月更名为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

路岩岭有一族侄叫路耀林，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供职，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并加入了共产党。吉鸿昌牺牲后，路耀林回到了扶沟。路岩岭就动员他也参加了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任第二大队长。

路岩岭上世纪70年代末在回忆录《三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中写道：“由于特委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工作开展得很有成效。特别是开办了抗日干部训练班，培养出一大批干部，发展了不少党员，这些人就成了我们的骨干力量，所以我们很快掌握了全县的政权。群众也充分发动起来了，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抗日武装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38年夏，我们在各区原有武装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許多贫苦农民，组建了拥有3000人和枪支的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楚博任司令，晓初、申亭和香山任副司令，沈东平同志任参谋长，王其梅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三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但很快就成为革命青年向往的中心，特委就成了豫东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指挥部。”

1938年7月29日，沈东平在睢县马路口与日军的一次激烈战斗中壮烈牺牲，周季方接任豫东特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周季方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他在回忆西华的抗战工作时，一再称赞路岩岭“对党忠心耿耿，在西华地下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作出很大贡献。”

驰骋沙场的“路大胆”

1938年10月11日，彭雪

枫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和吴芝圃率领的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肖望东率领的游击“先遣大队”在西华杜岗胜利会师。杜岗会师后，组建了新的豫东特委，吴芝圃任豫东特委书记，王其梅、周季方、路岩岭等为委员。三支部队整编后，成立了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此时，路岩岭也结束了他的“教书先生”生涯，任新四军游击支队二总队后勤处长。

1943年，路岩岭受时任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派遣，多次化装成绅士，利用其族侄、已打入国民党新编第二路军第一军的共产党员路耀林的关系，做国民党中将军长赵云祥的策反工作。经过多次艰苦卓越的努力，终于迫使赵云祥于1945年11月11日率所部1万多人起义，并签发反蒋通电，使盐城得以和平解放。

1946年冬，路岩岭到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任新编豫南支队政委，在解放商水、邓城、许昌等战斗中冲锋陷阵，人们崇敬地称其为“路大胆”。

1959年8月13日，路岩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录《邓城除害记》，详细介绍了他和战友们在邓城“不发一枪”为民除害的经过，从中亦可见路岩岭的智勇双全：1947年，在邓城寨子上，国民党设有一个乡公所，驻有乡丁四五十人。这些人以为寨子紧靠沙河南岸，形势险要，解放军不会来打，就经常跑到沙河北岸肆无忌惮地勒索钱财、奸淫妇女、拉壮丁，弄得鸡犬不宁。当时，路岩岭所在的一支部队正驻守在离邓城不远的地方，他们决定在一个漆黑的晚上去为民除害。在老乡的带领下，路岩岭的队伍涉过了沙河。忽然“乒”的一声枪响，原来是敌人的一个岗哨发现了部队，他开了一枪撒腿就跑，战士们冲了上去。老乡领着部队很快就找到了乡丁们住的地方，门紧闭着，门上镶有铁皮，很结实，从门里传来一阵阵的鼾声。老乡知道寨里有一个磨面的，天天给这些乡丁送面，于是就让这位天天送面的老乡

去叫门。门叫开后，乡丁们正横七竖八地躺着，睡得像死狗一样。战士们大喊一声：“不准动！”40多个人都乖乖地当了俘虏。从俘虏里查出了乡队长，押着他又去叫伪乡长的门，结果又智取了伪乡长。就这样，路岩岭带领战士们一枪未发，就把这个无恶不作的伪乡公所解决了，为邓城人民除了一害。

复兴黄泛区的垦荒老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黄泛区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复兴运动。1950年2月，中央成立了由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兼任主任的黄泛区复兴委员会；3月，河南省成立了由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兼任局长的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复兴局。此时，已在河南省农业厅工作的路岩岭，听从党的召唤，担任复兴局副局长，毅然告别城市生活，又回到自己当年闹革命的地方，投身复兴黄泛区的伟大事业。

路岩岭领导返乡农民垦荒种地，组建机耕队和防疫队，协同当地政府治理颍河、贾鲁河、双泊河。1950年12月，赵一鸣、路岩岭受吴芝圃委派，赴北京向复兴委员会汇报工作，财政部、水利部、内务部、卫生部、农业部等部长都参加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听取汇报。周总理对黄泛区复兴工作非常满意，并指示：“开垦出来的1000多万亩土地，可以按户分给农民，3年不交粮。地多人少，农民分不完，黄泛区可以建一个大农场。”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赞同。经过紧张筹备，黄泛区农场于1951年1月正式建立，路岩岭任场长兼党总支书记。

建场初期，黄泛区处处黄沙弥漫、杂草丛生，有的地方蒲草黄蒿深可没人。春天，飞沙能填平新挖的树坑，拔走根浅的禾苗，人们在帐篷内过夜，天明被子及其他物品上可见一层铜钱厚的沙土。夏天，白天炎热异常，难找到一处乘凉的地方；到了晚上气温骤降，人们则感身寒。秋天，雨水连绵，积水遍地，因没有雨具，人们常冒雨赤脚下地干活。冬天，栖帐篷睡行军

床，御寒物就是一身棉衣、一条被子。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路岩岭带领垦荒队员们搭帐篷、住茅草屋，在荒凉的土地上斗风雪、战酷暑，垦荒造田，改良土壤。当时，垦荒队员最喜欢唱的歌是：“担负着祖国建设的任务，我们是垦荒的健儿，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不怕艰苦，不怕困难，把荒地变成良田。同志们，继续努力，建设机械化的国营农场。”

经过艰苦创业，黄泛区农场农田披绿，果园飘香，厂房林立，树木葱茏，成为全国八大样板农场之一。当时，农场每年都要接待成千上万的客人，他们从天山脚下、从松花江畔、从西南高原、从东海之滨，跋涉千里到这里学习先进生产技术，交流生产经验。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学院、华东农学院等高校也把黄泛区农场作为教学实习基地，一些教授和专家经常在这里和职工们一起研究农业科学上的问题。黄泛区农场以特殊的背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国际友人的关注，迎来一批批参观考察的外宾。1957年第六期《新观察》刊载了王苏写的黄泛区农场访问记《最美的画》，其中有一段介绍路岩岭的文字：“有一位青年同志，在和我谈到他们的党委路书记时说：‘我们的路书记真行，会打仗、会建设，还会画画呢！你看见过吗？他给我们画过墙报头呢。’”记者最后由衷地感叹：“我始终没有看过路书记画过的画，但是我确实亲眼看到了他和农场的其他领导同志带领全场职工同志，10年来用他们的双手、用他们的辛勤劳动、用他们的全部精力，在这又穷又白的大沙荒上，画出了一幅多么瑰丽壮观的画！”

1977年，路岩岭当选为河南省第四届政协常委，享受副省级干部待遇。路岩岭离休后还情系农垦，经常过问黄泛区农场的建设和发展情况。1980年12月23日，他在致农场干部的信中还坚信：“中央已下定决心要把农场办好。泛区农场是有希望的，前途是远大光明的。”

1989年6月，路岩岭在郑州因病逝世，享年88岁。③2